

20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

责任编辑:程云 电话:6201407 美编:姚珑璐

版面设计:郑虹 校对:臧华

王安忆,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,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。被视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之后,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“知青文学”“寻根文学”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。本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安徽插队落户,故对于安徽有深厚感情,并将农村情节融入作品。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,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,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,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求的意蕴。



## 王安忆

# “点击率时代”让文学变得虚无

王安忆的写作历程基本上与文革以降的当代文学史重合,一直以来,她亲历并感受着文坛的悉数变化。作为一个“经历者”,她的所谈触及出版界和文坛的“新旧变更”,言谈中有见证更有唏嘘。当被问及当下再普及不过的电脑阅读及写作时,王安忆笑言自己一直不喜欢机器,更不相信有人能在电脑上看一本完整的书。“电脑、苹果手机这些东西很可能会改变物种,人们在地铁上看,吃饭也要用,太可怕了。”王安忆说。

### 谈市场介入 “文学似乎变得非常虚无”

王安忆在讲座中分享了当代文坛“评价体系之变”,作为经历者的她深有所感。首先她指出,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市场是比较后起的,由文学批评负责评价作家的写作。王安忆将中国新世纪文学起步的阶段称作“幸运的”。“当时有一个非常健康、有生机的文学批评在同步进行,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哪里做得不好,哪里可以做得更好。我个人觉得,当年的市场非常正常。”王安忆指出,这个时候的印量没有歧义,印量好的基本算得上是站得住脚的作家。

到了媒体介入的阶段,媒体开始影响市场,这时反馈出来的印量也就不那么真实了,甚至会让人误入歧途。“媒体喜欢新鲜热闹的事物。在媒体介入之前,读者还是很耐心的,依靠自己的感觉和认识,慢慢读一本书,然后作出评价。媒体一旦进入之后,立刻和出版社的营销结合在一起。”王安忆说。

最后也是目前最让王安忆担心的是“点击率”阶段。“曾经,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有点像知己。这一批人喜欢你的书,另外一批人喜欢他的书,之间的关系是隐蔽的。而现在的点击率让这之间变得直接了,但是我怀疑,作者从中怎么知道读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”

对于“点击率时代”,王安忆庆幸自己不是生于这个时代,也早已拥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。“最初的写作中,作者有许多经验和欲望想要读者了解,其中除了分享,还包含一种价值。为什么由你来分享而不是别人,这其实是有个价值的,由作家的高度来区别。这对于作者的要求就是提高自身价值。而现在,一切都变了,作者只需要知道读者要什么。在这么一个无节制非常敞开的的环境下,我们每个人都恐慌。文学似乎变得非常虚无,似乎不知道文学是什么。我现在都怀疑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是不是真的热爱文学。”王安忆说。

### 王安忆作品



### 对话

#### 上海不够浪漫,它很“现实”

南方日报: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香港作家?

王安忆:我在很多年前,就很尊敬香港的一个作家,那就是西西。她在香港过着极其寂寞的生活,很安静地写作,让人觉得她离香港非常远。但仔细想想,好像只有香港这个地方才能出西西这样的作家。香港其实是闹中取静的地方,西西就是可以在其中找到静谧的作家,不像有的人会把自己丢失。她自己创建了一个安静的世界,她的作品融合其中。同时西西也是非常现代的作家。

我还喜欢香港的另一个作家钟晓阳。还有李碧华,她是一个有着奇思异想的作家,她的思路和我们很不一样。我觉得香港作者都在骨子里有这自己的独特性,和大家不一样。

南方日报:提起您很多人都会想到上海书写,您会把自己视作城市写作者吗?

王安忆:我想我被认为是上海写作者不是自觉不自觉的问题,更多的是无可选择。对一个作者来说,你生活的地方一定是你书写的背景。我一直在上海生活,中间离开过几年,但很快就回去了。

我是一个写实派的作者,要写故事首先就要营造一个环境,一个舞台的背景,这个背景一定就是上海,所以我别无选择。你让我自己去挑选,我不一定会选择上海,因为上海不够浪漫,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上海,就是“现实”。我蛮喜欢在香港生活的,我觉得自己有抵抗物质和消费的能力,像西西的抵抗力就很强。

(据《南方日报》)

### 谈读者介入 “更愿意让读者成为隐形存在”

随着网络媒体的介入,作家跟读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。王安忆认为,当读者和作者用点击率连接起来之后,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再加上媒体的营销和造势,读者的喜好开始不断被暗示。作为一个传统作家,对于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,王安忆是非常矛盾的。“一个作者,当你想到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放在抽屉里不会有任何人看到,真的很沮丧。池莉有句话说得特别好,她说即便是林妹妹写的东西也是给宝哥哥看的。作者总是要有一个假想的读者的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读者,能不能写下去都是一个问题。”

作家是不是要和读者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?王安忆坦言:“我尤其惧怕那样的读者——告诉我的故事,并让我要把它写出来。”她还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。“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人,和他聊天之后,我把他的故事写成《阁楼》这部作品。他看到之后专程来找我,我觉得很尴尬,最后也没敢见他。其实我内心很感激他为我提供这么好的小说素材,但我作品里面写的不仅是他故事,另外我也怕他对我有所期望。也许这就是作家和读者的关系,我觉得更多的感觉是尴尬,所以我更愿意让他们作为一个隐形的存在。”王安忆说。

